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罵夏逢若 翠姐怒激譚紹聞

且說夏逢若那日在迎賓館，與鄧三變商量抽回賄銀。鄧三變心裡盤算，這二百兩銀已同譚紹聞稱過，即如抽回不交，只要官司清白，也不怕譚紹聞不認。還未及與夏鼎議妥，忽聽二堂恭候。大凡走衙門、弄關節的紳士，只聽得「老爺請」這三個字，魂靈兒都是飛的。鄧三變進見董公，夏逢若想道：「這二百兩銀子，原是行賄過付東西，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兒，既然閃此大空，料老鄧也不敢聲張問我明討，不如我帶了走罷。」於是攜回家去，悄悄的放在牀下。吩咐母親：「憑誰尋我，只說沒回來。」安頓一畢，急帶上三十兩，硬去張繩祖家尋賄。恰好管貽安、鮑旭、王紫泥、張繩祖正擲的熱鬧，夏逢若掏出銀子，便要下注馬。張繩祖拿過銀子一看，俱是冰紋，上面有小印兒，笑道：「這是皇糧銀子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休管我劫了庫。如今管交糧的裡書，單管著輸皇糧，塌虧空。」大家擲將起來。這夏逢若一時財運亨通，正是小人也有得意時，起場時又現贏了八十兩。喜喜歡歡，包裹而歸。

回來，問：「有人尋我不曾？」母親說：「有個人問你，我說你並沒回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娘以後只是這個答應法。」天色已晚，夏逢若睡下，想道：「畢竟老鄧這宗事要落實，我明晨何不尋譚紹聞要這銀子？」又想：「竇家官司，畢竟未清，討索尚早，等這事結了案，討著便硬了。」於是次日又到張繩祖家，一連賭了兩日一夜，又贏了七十五兩，帶回家中。

過了三日，想去打聽這宗命案，又怕鄧家人遇著。恰好鄰家有一個新住刑房的張瑞五，早晨上班書寫，夏鼎一把手扯到瘟神廟中，問：「竇家誘賭逼命一案，董老爺如何推問？」張刑房一五一十，說個明白。夏鼎喜的手舞足蹈。顧不得回家吃早飯，即向街中蓬壺館獨吃個適口充腸，來譚紹聞家，討這宗銀子。

到了後門，問了聲：「譚賢弟在家麼？」紹聞應道：「是誰？」黃毛狗兒汪了一聲，夏逢若早進堂樓。見了王氏，躬身施禮道：「老伯母，看小姪這個手段如何？」王氏道：「這事我也打聽明白，多虧您夏哥費心。」讓的坐下，夏逢若道：「有錢使的鬼推磨。彼時老伯母與賢弟嚇的恁個樣兒，不過四五百兩銀子，直把一個塌天人命事，弄的毫不沾身。俗話說，『能膺賊頭窩主，不做人命干連。』若不是使銀子，這事還不知弄的啥樣哩！府裡、司裡、三駁三招，就想著充軍擺佈，也還不能當下起身。只是鄧老爺是個小心心急的人，已差人到我家討了幾回了。」紹聞無言可答，只得點點頭兒。王氏道：「共費了多少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謝儀二百兩，是我當面承許鄧老爺哩。至於借用的，是譚賢弟當面稱准，清算過的。賢弟，你就對老伯母說明罷。」譚紹聞低頭不言。夏逢若道：「賢弟呀！丑媳婦不見婆婆麼？或是你想著過河拆橋哩？若昧了鄧老爺這宗恩典，這宗官司仍然還在。只是我在內央情過賄，少不了一個割頭的罪，我是為朋友的，死也無怨。但只是老伯母守著一個兒子，弄的命不能保，叫老伯母老來依靠何人？」王氏道：

「小福兒，你說罷，休叫夏哥發急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辦禮是一百九十幾兩，交官是二百兩。」王氏被夏逢若一片話嚇的怕了，說道：「得恩須報。人家為咱的事費了心，沒有再叫鄧家賠錢道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況且鄧家也不依。」王氏道：「只是家中分文也沒有，該怎麼處？你且回去，叫他去客商家去揭。」

揭上來，我叫他跟著你，與鄧家磕頭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賢弟如何去得。竇家弔死，賢弟是親身同場的，如今同場的卻換成姓柴、姓閻的，賢弟若往鄧宅致謝，人家弄出來真賊實犯，倒了不成的。不如明日我在家等你，你送到我家，我轉送過去。若說鄧老爺大恩難忘，日頭多似樹葉兒哩，改日再謝他。況且這樣事，鄧老爺也犯避諱，就是不面謝也罷。我走了罷，賢弟，你休送我。就上街裡辦這宗事，也要機密。你這樣主戶，只要哼聲氣兒，怕沒人往你腰中塞銀子麼。」一齊出樓來，夏逢若又囑了上緊為妙。

譚紹聞只得駕輕就熟，晚間上王經千舖子寫揭票，又揭了六百兩。次早過秤，即令王經千舖內小廝，背上搭襖，送到夏逢若家中。夏鼎不料次早即送，又上張繩祖家賭博。恰好張繩祖此日被董公請去赴席，商量圍屏款式，家中無人賭博，夏逢若到而即回。回來恰遇著譚紹聞送銀子。此時，王經千小廝已回。二人說了六百兩數目，夏逢若道：「共該銀五百九十七兩，如今剩下三兩，連成色我也不看。即令成色不足，謝他有二百兩謝儀，還說什麼不成。」話已說明，夏逢若送的譚紹聞去訖。回來，坐下自想：「鄧三變這個老頭兒，也是個刁精不過的人，如何拿他這宗銀子，如此放心，尋了一遍，再不見動靜呢？我今日既沒有賭博，何不打探一回。」只作閒步，到鄧家對門一座裁縫舖內，打探鄧三變消息。裁縫道：「鄧老爺前三日，得個中風不語之病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怎麼好好一個人，病的這樣速？」裁縫笑道：「我與鄧儼然，自幼在一道街上住，他比我大十歲，翻精淘氣的出格。後來他做了官，五六十歲，還在任內娶了兩個瘦馬院的人——」夏逢若道：「不用往下說了。」針工又道：「如今這兩個小太太不過二十四五歲。」夏逢若哈哈大笑道：「不用說，不用說。我失陪呀！」別了針工，一路回來，想道：「這六百銀，爽快我全吞了罷。」又想道：「內書房稱銀子雖未同人，那買辦禮物一百九十七兩，卻同著他的家人。不如把這一百九十七兩銀子，趁他不能言語，交與他兒子鄧汝和，一清百清。這所餘四百兩，我吃著才穩當。左右是他剋扣的馬料麩價銀兩，天爺今日賜了我，便吞了也不妨。」

從來交官府的人，全指望說官司打拐，我不打拐，便是憨子。

況譚紹聞這官司，畢竟也得我的力，我拐的使了，也算起一個理順心安。」

拿定主意，到家取了兩大封，共二百兩。一徑到了鄧家，要看老爺病症。病榻之前，叫了前日辦禮家人到面前，面對面交與鄧汝和。此時鄧三變已成了九分昏憤的人，那裡還管甚事。

夏逢若道：「鄧世兄，你今日才曉得我夏鼎，是個有始有終、來的明去的清的朋友。」鄧汝和道：「真真夏世兄你算起一個朋友。」作別而去，鄧汝和也不暇相送。

夏逢若回到家中，通前後一算，鄧家二百兩，譚家四百兩，贏的一百五十五兩，共有七百五十多兩銀子。好不喜歡。

若論夏逢若耗了父親宦囊，也受許多艱窘，遭了多少羞辱。今日陡然有這注肥錢，勿論得之義與不義，也該生發個正經營運。爭乃這樣人，下愚不移，心中打算另置一處房屋，招兩個出色標緻的娼妓，好引誘城內一起兒憨頭狼子弟賭博，每日開場放賭，抽一股頭錢，就夠母妻三口兒肥肥的過活。主意已定，恰有蕭牆街南邊打銅巷錢指揮一處舊宅要當，夏逢若出銀一百兩，典當在手裡。看了個移徙吉日，竟從瘟神廟邪街，喬遷至打銅巷裡。房屋有二十四五間，又有一個書房院兒，恰好窩娼放賭。訪問名妓，有一個珍珠串兒，又有一個蘭蕊，一時甚為有名，現在朱仙鎮劉潑帽、趙皮匠兩家住著，即用銀錢接到家來。又思量招致賭友，須得個家道豐富，賭的又不精通，人又軟弱的幌子才好。惟有譚紹聞才可中選。只是連日溫居暖房的客，許多應酬。一日是瘟神廟邪街舊鄰居，一日是盛希僑、譚紹聞、王隆吉三個盟友——盛希僑只送來一份常禮，也不曾親到。王隆吉午後即回照看生意。只剩下譚紹聞一人。夏逢若便把譚紹聞留下，晚上珍珠串、蘭蕊陪飲，一連兩日夜未歸。

那日譚紹聞回家，就有管貽安又引了朱仙鎮一個浮浪子弟，叫做賁浩波，同來訪這珍珠串、蘭蕊。大家輕薄了一會，就講賭博。卻少一個人不夠場兒，夏逢若道：「我這北鄰王豆腐兒子，聽說極好賭，是個新發財主，我隔牆喊過來，何如？」

管貽安道：「你真是個下作鬼！賣豆腐兒子，縱有銀錢轟著北門，不是主戶人家，如何上的排場？你這話叫我聽，就該蹬倒你這桌子，打碎你的傢伙！」口中說著，把腳一蹬，一個茶盅兒溜下去，早跌碎了。夏逢若笑道：「休要發野。我去把譚賢弟叫來何如？」管貽安道：「那個譚賢弟？」夏逢若道：「說起來，你知道，是蕭牆街譚孝廉兒子。」管貽安道：「我在小劉兒家見過他，你就速去叫去。再遲一會，我急了，就要你老婆配場兒。」夏逢若笑道：「這兩個還配不得場麼？」管貽安道：「休要絮叨，速去即來。」夏逢若早怯管貽安這個放肆羅唆，徑上譚宅。

到了後門，走的熟了，直上堂樓，來請譚紹聞。還未及說明來意，只見王中進院，到了樓門口。原來王中因南鄉倉房失火，到

鄉里收拾灰燼中殘基，草草蓋完一所倉房。今日回來，正要回復主母與少主人的話，猛然見夏逢若公然在內樓昂昂坐著，與王氏說話，這一腔怒火陡然發作，口中收斂不住，直厲聲罵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兒，就公然坐到這裡！」夏逢若平日原怕王中，但近來手中有銀兩，小人情態，有了錢，膽就壯了。況且這一句，罵的直如霹靂到耳一般，口中也便罵道：

「你說我是個什麼東西？又不做賊，又沒當忘八。一個家人公然敢罵人，好規矩，好家法！」王氏道：「他夏哥休與他一般見識，他想是醉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是怎的說？你公然敢罵起客來了！」夏逢若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「這樣主子，比王爺還大，管家的都敢罵人！」王中道：「我恨不的使刀子攔你哩！」

譚紹聞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王中！王中！你也該與我留一點臉。勝如你罵我，你爽快把我紮死了罷！」王氏道：「真正不像一家子人家了，少天沒日頭的。」王中在樓前邊，也自覺出口太猛，無言可答。遲了大半晌，說道：「奶奶，大相公，想我大爺在日，休說這樣人不敢近前，就是後書房院子，離家甚遠，這樣人何嘗有個影兒？今日這個東西，咱平素吃過他的虧我明白，奶奶再不知道怎的叫他穿堂入舍。委實我一見他在樓中，竟是實實的忍不住了。罵他一句，固然我有口錯，往後這一等人不來咱家，正是咱的福分，怕得罪了他麼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曉得夏家是大相公拜的朋友麼？」王中也不言語。譚紹聞出的樓門，向東樓來，口中說道：「王中，你是主子，我是你的家人何如？」

進的東樓，巫翠姐說道：「我聽清了。您這這一家子人家，我也看透了。一個使用的人，這樣放肆，見了客，公然發村搗怪的與客人還口廝罵，偌大一個省城，誰家有這樣的事？明日怎的見人？為啥不趕他出去？」譚紹聞本來羞愧，又被巫翠姐一激，況且家中有王中，畢竟做事有些礙眼梗手，拿定主意，出了東樓說道：「王中呀，你也太厲害，我也使不起你。你大爺在日承許你的東西，我還是一件不昧，也儘夠你三口子過活。」

你有臉你就出去，你沒臉你就住著。往後去，我是再不見你了。

休要怪我，我抬舉你也夠了。你心裡沒我這個主人，只以開交為妙。」趙大兒正在廚下，跑到樓下方欲開言，王氏道：「這一遭比不得那一遭，就不用多嘴多舌的。你問您家王中，你說大爺在日，沒有人敢到樓下，不知道你大爺在日，可有人在樓下罵過客麼？你兩口子出去罷，看明日俺家死了王屠子，連毛吃豬不成？」

原來王中忠心向主，一見了夏逢若坐在樓下，與家主母半邊女人說話，這個惱法，切齒碎心。但出口不審這個大錯處，也自己遮掩不來。只得向王氏磕了個頭，又向譚紹聞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小的就情願出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當下就出去。我明日交割你鞋舖子。城南菜園二十畝，我一畝也不短你的。」王中叫趙大兒攜著閨女，收拾了鋪蓋。出的後門，也沒去。到衙門口那一間土地廟，推開廟門，三口子進去，就如避荒的老小一般。

家中鄧祥、德喜、歡慶等，都來看王中，鬻婦老樊來看趙大兒，不必細述。卻說譚紹聞自王中出去，心中微有不安之意，卻覺得耳目清淨，省的用忌憚二字，卻也罷了。因牽掛珍珠串、蘭蕊二人，便氣昂昂的要上夏鼎家去。走出衙門口，王中在廟門內坐著，見了主人，站將起來。譚紹聞猛見了王中，突然說道：「要上夏家去，卻不是要嫖要賭，是你得罪了人，我敢不陪禮去麼？」揚長的去。王中只是低頭不語。

到了晚上，老樊送的湯來，鄧祥將馬房屋裡燈送來一盞。

黃昏時上了廟門，雙慶、德喜送的草苫葦席來，王中開門收了。

趙大兒未免埋怨起來，說：「從幾日你這樣猛勇，今日你把客都罵起來，弄的如今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可該怎的？」王中吆喝道：「女人家曉的什麼！」趙大兒不敢回言。遲了一會，王中道：「自此以後，我也要你幫助我，也不得不對你說了。我罵那夏鼎，雖然口錯，但我在南鄉收拾房子，城內去了個泥水匠，說大相公因問姓竇的一家要賭博賬，把竇家打的弔死了，央的城內鄭翰林體面，許了一千兩銀子謝儀說的人情，才免得大相公不出官，俱是夏家兔兒絲串通作弊的。他說的全然不像，大相公我拿穩是不敢打人的，城內翰林也沒姓鄭的。我起初心中不信，但因他說的有夏鼎，且說出綽號兒兔兒絲，我心下十分疑影。所以房子尚未修成就回來。到了樓下，猛見這忘八爺的，竟坐著與大奶奶說話，我原是替去世大爺發怒，不覺把路上唧唧噥噥罵夏家的話，就罵出口來。今日即叫咱出來，我心中也有一番打算。咱家大相公，我看將來是個片瓦根椽的下場頭，咱夫妻不如守著城南菜園，賣菜度日，鞋舖子打房課，勤勤儉儉，兩下積個餘頭，慢慢等大相公改志回頭。十分到大不好的時候，咱兩口子供奉奶奶與大相公，休叫受凍餒之苦。久後興官相公成人，還要供給他個讀書之資。咱大爺一世忠厚端方，天爺斷乎不肯苦結果了咱大爺。咱只是替大相公存個後手，休都教後日受了大苦，也不枉當日咱大爺待咱一場好處。你說是也不是？」趙大兒全不應答，原來說話時節，趙大兒早已睡著了。王中方才曉得，是自己一個人說了大半夜。這正是：

義僕忠臣總一般，捫胸自貯滿腔丹；

從來若個能如此，殷世箕微共比乾。

又因王中對妻趙大兒說心腹事，趙大兒已入華胥，可見天下為女人的，與好男人為婦，雖說同室而處，卻是隔山而居。

此其大較然也。又詩云：

內助無能敗有餘，同牀各枕目農渠。

癡然入夢誠佳偶，省卻唇邊鬼一車。